

茅盾译文全集



「帶我出去呀！讓我到仙姑房裡去呀！」是我的哭喊。

「怎麼啦？你嚇著了？你看了什麼？」白珊又問。

「可，我看見一道光，我想起鬼來了。」當下我已抓住了白珊的手，而白珊沒有西

韋韞主編

「地獄在那麼幽暗的」，「防空揚言」作惡。『那時』！要受地獄真大不得了，

上放射來的光線，但那時我的心
既已時在
恐怖，而我的那種痛苦為刺我而苦惱
駭失常，我就以為過霍，地閃射的一道光是冥冥來的什麼鬼魂的前導。我的一顆心，我的靈魂
燒，我的耳邊嗡嗡的叫着，我就以為是鬼物的翅膀的撲擊聲，似乎有什麼東西近我來了；

5
小說·散文

「這所以，潘，幹什麼的？」又二十來年嚴肅地質問，接著

她的口中飄出很大，她的衣服霍地像刀利害。「阿宝和白珊，我記得我已經下過命令，珍雅兒

潤至紅房間裡要尋我自己來放她的。」

「珍小姐是喊了那麼響呢，太太，白珊懇求她說。」

「隨地喊罷，」~~圖~~是惟一的回答。「放了白珊的手呀，孩子。你以為白珊^傷

我痛恨裝腔作勢，尤其是小孩子裝腔作勢；這是我的責任要給你看鬼

須知道幾多圖一個鐘頭了，只有你~~至~~完全信任並且不出示的條件下，那時我方才放你出來。」

「時舅母呀！甚！甚！甚！別！饒恕了我罷！我受不住呀——讓我受到極大的責罰罷！我~~死~~

步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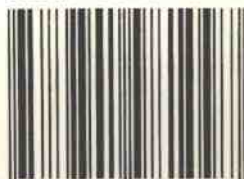
的性命特要石保，

「不許鬧！你這來言就怪討厭！」無畏的李梅夫就覺得我的聲音討厭。在她眼裡看來，我是

一個早熟的女伶；她誠意地把我看作~~圖~~是有著報復的情感，卑劣的氣質以及危險的、是心眼的。

白珊和阿宝是出賣了，李德夫人不耐煩我現在~~圖~~狂亂的悲痛和放手的悲啼，就粗暴地推我

ISBN 7-80198-109-X



9 787801 981097 >

ISBN 7-80198-109-X/I · 010

(10032) 全套總定價：380.00元（共10卷）

茅盾译文全集

第五卷

小说、散文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译文全集.第五卷,小说、散文/茅盾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

ISBN 7-80198-109-X

I. 茅... II. 茅... III. ①茅盾(1896~1982)—译文—文集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③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025 号

本卷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收录了茅盾 1943 年至 1948 年翻译并发表在《国讯》、《中原》、《文哨》、《文艺杂志》、《中外春秋》、《中苏文化》、《文阵新辑》、《天下文章》等刊物上的短篇小说 12 篇。同时,还收录了 1921 年至 1945 年翻译并发表于《新青年》、《小说月报》、《努力周刊》、《文学》周刊、《文学周报》、《世界文库》、《译文》、《大公晚报》副刊等刊物上的散文 21 篇。其中《少妇的梦》、《祈祷者》、《旅美杂记》等 14 篇曾被收入译林出版社的《沈雁冰译文集》,其余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

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经韦韬先生同意,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如将繁体变为简体,将竖排变为横排等。

茅盾译文全集(第五卷)

主 编:韦 韬 策划编辑:翁冀中 国晓健

责任编辑:石红华 封面设计:雷 励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cnipd.com>

邮 箱:zscq-bjb@126.com

电 话:010-82000890 82000860 转 8130

传 真:010-82000890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375

版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

字 数:256 千字

全套总定价:380.00 元(共 10 卷)

ISBN 7-80198-109-X/I.010(10032)

本套编号:P00141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48 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开始的。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为重要：“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波兰、印度、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丹麦、挪威、希腊、以色列、阿根廷、芬兰、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为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

通过阅读《茅盾译文全集》，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播火者”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一卷：小说一集

第二卷：小说二集

第三卷：小说三集

第四卷：小说四集

第五卷：小说·散文

第六卷：剧本一集

第七卷:剧本二集

第八卷:诗·文论

第九卷:政论·妇女问题

第十卷:科普

此次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译文全集》采用数码技术印刷,顺序编号发行,每套图书拥有惟一编号,并可依据购书人的需要增加题赠内容,真正做到按需出版。



西子故人 1951 年在上海 孙道仁 2001



1954 年在南京与华东军区战斗英雄交谈

目 录

小 说

共通的言语	(苏联)西蒙诺夫(3)
审问及其他	(苏联)彼得罗夫(9)
苹果树	(苏联)吉洪诺夫(26)
他的意中人	(苏联)索波列夫(31)
母亲	(苏联)吉洪诺夫(40)
作战前的晚上	(苏联)杜甫辛科(46)
上尉什哈伏隆科夫	(苏联)柯热夫尼科夫(60)
我们落手越来越重了	(苏联)潘菲罗夫(85)
新生命的降生	(苏联)吉洪诺夫(94)
蓝巾	(苏联)索波列夫(98)
狙击兵	(苏联)索波列夫(105)
蜡烛	(苏联)西蒙诺夫(112)

散 文

一队骑马的人	(挪威)博耶尔(121)
伏尔加与村人的儿子米苦拉(俄国叙事诗之一)	(123)
孟罗的农民英雄以利亚和英雄斯维亚多哥尔(俄国叙事诗之二)	(126)
少妇的梦	(亚美尼亚)西曼伦(132)
祈祷者	(亚美尼亚)西曼伦(134)
纪伯伦的小品文(一)	(黎巴嫩)纪伯伦(135)

纪伯伦的小品文(二)	(黎巴嫩)纪伯伦(138)
圣的愚者	(黎巴嫩)纪伯伦(141)
古代埃及的“幻异记”	(144)
我的回忆	(挪威)别伦·比昂逊(152)
游美杂记	(波兰)显克微支(164)
英吉利断片	(德国)海涅(175)
集外书简	(挪威)易卜生(185)
《蜜蜂的发怒》及其他	(比利时)梅特林克(201)
忆契诃夫	(俄国)蒲宁(226)
拟情书	(古罗马)奥维德(238)
世界的一日	(苏联)柯里卓夫(288)
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美国)斯比伐克(296)
菌生在厂房里	(美国)约翰·牟伦(305)
刽子手的卑劣	(苏联)A. 托尔斯泰(308)
高尔基的流浪生涯	(苏联)罗斯金(311)

小说

共通的言语*

(苏联)西蒙诺夫

我们第一次瞥见他们在空中。这时候,德国人正打算对这城市作第三次的大轰炸,开战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轰炸。没有一架“容克”飞进来。在离城颇远的地方,那些德国飞机就被截击,被击落在山崖。

现在他们飞回来了。头顶上,我们看得见我们苏维埃的战斗机;和他们并排在飞的,还有些陌生的飞机,身上漆着三色圆圈的徽帜,这是不列颠的战斗机。

第二天早晨,我们拜访那机场。不列颠的飞机和我们的,并排停在一处。

机场四周群山环绕——那一片升降的广场简直是凿开山岩而成功的。飞机库呢,紧挨着,隐蔽在山崖之下,都盖着石卵,泥土,和草。飞行员们站在他们的“暴风式”旁边,全身都扎扮好,准备随时起飞迎敌。

初雪正在飘着,有几个不列颠战士在机场中央玩足球。

他们的制服上的领章表示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志愿军人。另外几位的袖章又说明他们来自澳洲或加拿大。队长本人,一条魁梧雄健的汉子,灰色头发,太阳晒成褐色的面孔,——中校奈维尔·翰

* 本篇初刊于《国讯》第335期(1943年5月15日),署苏联西蒙诺夫著,茅盾译。后收入《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永祥印书馆1946年10月)。作者西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1915—1980),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

西伍——则是从纽西兰吹了来的。

战争将他从天南送到地北，离开他的故乡万里之遥，但是，老战士的他，一点也不在乎。

多年以来，他是校验飞机的驾驶员。全世界各地不列颠军队所用的各种型式的飞机，没有一种不是他曾经试飞过的。不列颠空军的最高奖章的红带子，点缀在他那朴实的灰色制服上，他曾经在苏丹服务，在缅甸，在埃及，在德国，在阿比西尼亚。而现在他在这里了，——军人的团结精神以及军人的对于共同敌人的憎恨之心使他来到我们这里来了。

稍稍带点自负，他告诉我，他这一“翼”中间包括了不列颠所领各地的飞行员：澳洲的，加拿大的，罗德斯的，南非的，西印度的，也有苏格兰人，威尔斯人，爱尔兰人。

现在他们都在这里作战，坚强地打击那些卑污的“极来们”（詐欺占便宜的匠人），这是他们给德国人起的绰号。

“我们在这里跟在英格兰一样，拚命地打，”中校翰西伍对我说，“和你们的人比肩作战，受你们的长官的指挥。如果你打算写通讯的话，请你提一提，我们在那样一位勇敢而有经验的长官指挥之下作战是一件光荣的事。我在英格兰的时候就钦佩你们俄罗斯人打的那么坚韧，现在我高兴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尽我的一份力量。在地上，我们说话的语言文字还是不一样的，然而一到我们起飞在空中，你们的飞行员和我们的可就马上找得了共通的语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的确，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地上，这些不列颠人是当真颇为矜持的。当我问那位少校，一个中队的队长，曾经打下一打左右的“极来们”的，他如何作战的经过，他想了一想，连一丝微笑的影子也没有，告诉我道：

“不过是碰巧罢了。当我们起飞以后，哦，刚巧在这当儿而且恰恰在那地段，‘极来们’也出现了，他们就吃亏在两个巧合上，就

是这么着。”

“就是这么着，”这一句话在我们的人和不列颠的飞行员中间变成了国际语了，大家都不喜欢详细讲述那些细微节目，“我们起飞，将他们打下，我们回来——就是这么着。”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的空军人员各次战绩的详细情形，最好你去问不列颠飞行员，那时候，他们就抛开他们一向的守口如瓶的习惯，滔滔不绝地向你描写他们的战友俄罗斯朋友打的如何漂亮。

如果你想要知道不列颠的战士们的战绩，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问我们的空军人。

他们会告诉你，上尉洛克司如何在接战正酣的当儿俯冲到一群“梅塞希米特”中间，只手打中了九架敌机，如何他左冲右突，忽而飞高，忽而从三千米的高空俯冲下来，直到地平，击落了一架“梅塞希米特”，另外又打伤了一架。他们会告诉你，少校密勒如何率领他的一队六架飞机在作练习飞行，瞥见了十四架“容克”正向机场飞来，他立即截击，打下了三架，把其余的都赶跑了。

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有一次他们的机场突然受到袭击，驾驶员鲍希和胡曼斯如何在炸弹碎片飞舞之中赶到他们的飞机上，而且在炸弹洞之间将他们的飞机驶下跑道，起飞了向敌人进攻。

我们的战斗机的驾驶员和不列颠的战士们在这里比肩作战，在这里北方，在白伦支海的冰浪的上空，在北极圈内的雪山的上空，他们会告诉你这一切，而且还要多的多。

我们的轰炸机的驾驶员讲起不列颠战斗机的战士们的时候，总是充满了尊敬和夸耀的心情，他们会告诉你，不列颠的战斗机群保护他们出去到辽远的敌人后方轰炸敌人，不论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不列颠战斗机群总是紧紧伴随在旁边，无愧是一个“不列东”（不列颠人）。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护送他们到目的地以后他们不顾敌人地面的高射炮火如何猛烈总是寻着，总是紧紧跟着，击退法西斯的战斗机，任务既完，再保送他们平安回转根据地。

然而他们双方又互相尊敬,不列颠人很称赞苏维埃的轰炸手。赌生命于一掷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苏维埃轰炸机的驾驶员们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得的结果是值得冒险的。不列颠人知道,不论敌人的抵抗如何顽强,不论如何困难重重,不论天气怎样,他们所护送的苏维埃的轰炸机群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只有一件事我不高兴,”少校密勒微笑着对我说。

“那是件什么事呢?”

“不高兴你们的高射炮手。他们都是些出色的射手,甚至常常侵犯到我们留给我们自己的范围里来了。可是,上一次,我倒又喜欢他们起来,那一天,浓雾和密云遮蔽了天空,我们没法寻出那些‘极来们’。可是,你们的炮手,射击的那么准确,我们守着察看炮弹爆炸的所在,立刻就找到了我们搜寻着的敌机。”

在地下的俱乐部中,不列颠的驾驶员们在谈笑,在吸烟,喝茶,在向火。

战争的旋风将他们带到了这里,北方,军人们,一般的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乡土有深爱的,他们这一班人也把他们的老英格兰带一点到这辽远的地方。在俱乐部内,我们听到了英国名歌以及小调,在队长的瞭望岗,一个当作桌子摆着军用电话的板箱上面,有人用油漆写了几行大字,像是一种铭文。

我请内中的一位英格兰人翻译给我听。

上尉考丹微笑了。

“这不容易翻译呢,”他说:“这箱子上面写的是伦敦的一个很有名的警察局的名字,这警察局拘押各式各样各种出身的酒徒。暗射的意义是,各种型式各种等级的‘极来们’——从‘容克’到‘梅塞希米特’——将在这一块俄罗斯土地上找到了它们的永久的归宿。”

不列颠人是善于寻开心的家伙,他们打仗也是开开心心的。他们有工夫的时候,从不吝惜开点玩笑。在这暗射的字句里就有

不少敦厚而又尖酸的不列东的传统的诙谐。

钉在墙上的一幅卡通，也有同样的幽默风味。这画的是瘦长子上尉洛克司两条长腿挂在飞机外正在追逐一群的“极来们。”这卡通的旁边有一整张的夫士纸。恭楷写着统计：确被击落的敌机共若干，重伤的敌机共若干，大概已经击毁的敌机又共若干。在这精密准确的记录下边有图画，这画的是：一点一滴的酒落到一个瓶子里，瓶子还只满了三分之一。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瓶子么？这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份的瓶子。我们还没打下够数的敌机，所以这瓶子不过装满三分之一，我们的工作是要装满到瓶口，一旦达到了这目的，我们就要装一个真家伙的瓶子。”中校翰西伍回答了我的询问。

他打开他的纸烟盒，点着了一根烟。

“这是我的老婆，”他说，将烟盒递给我，烟盒的内壁，有个精工
的肖像，“我有好多年不见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烟瘾越来越大的原故。我可以多看她几次。如果我们能够通信，那么，这里就什么都好极了。我们还没接到英格兰寄来的一封信。但这是小事，我们目前的大事是打仗。至于信呢，总有一天会来的……”

我们告辞回去，在归途，我们顺便到苏维埃指挥官的办公室看一下。

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我们那位将军对于那些不列颠人的工作的意见。

“我的意见么？他们全是顶括括的，他们来这里打仗，他们打的不愧为一个军人。都是刚毅而有训练的人，只有一点我反对他们——他们不喜欢担任巡逻的任务，他们说这工作厌烦得要命，他们老是盯着我，要我派他们个保护轰炸机群出去袭击敌人的任务。我们的人也一样。他们也不喜欢去巡逻那空荡荡的天空，他们老是要求去轰炸敌人。他们要求的工作老是一样的，当他和敌人